

现在圈内人要“紧跟”要“听话”

赵本山在经历了前一阵的传闻风波后，一下子瘦了30斤，他现在自称“我就是个演员”，他还教导弟子，不要去想名利那些事。最近，赵本山一直呆在沈阳的家中，哪儿也没去，啥也没干。

“他很累，在休息。”本山传媒副总刘辉表示，今年他可能不会接什么戏，也不会投拍新的影视剧。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这几个月正忙于《姜昆“说”相声》的全国巡演。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之后，姜昆又尝试着回归本行，做一名“马季”、“侯宝林”式的传统相声演员，他还与张振彬等国内知名编剧合作，希望在几个月内创作出好作品来。

在多位知名演员传闻被查后，其他圈内人士都低调了许多，特别是几名有职位与身份的书法家和画家，也不再频频出现在活动现场和媒体上了。在最近北京一家媒体举办的书画展览会上，当代名家的字画不再被市场趋之若鹜地追捧，甚至有传闻称，还有书画家谢绝参加展览。

一位参展人士透露，以往有些人买艺术品不是看艺术品本身价值，而是看艺术品的作者是谁，“所以现在大家都很谨慎，如果作者一被查，他的字画就不值钱了。”

而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界领导异口同声的口头语换成了两个：一个叫“紧跟”，一个叫“听话”。

“要一些有官气的艺术家马上‘回归’到本行上来，或许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很多人还没来得及转回来，反腐就跟上了，他们只能揣摩上层的动静，战战兢兢等待，或是急忙拿出成绩，表现自己。”这位圈内人士说。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则继续在家里“彩排”自己的新书《玉堂春秋园》与《姚母大传》。

她略带怨气地说，文艺圈里的腐败，她不想说，都是负能量。

反腐题材作家梁晓声安心在家养病。今年全国两会之后，梁晓声便感冒了。他不上网，不玩微信，对文艺界里的“风声”自称不了解。这期间，他只参加了一场会议，就是关于反腐。“会上，我耳闻过，贪腐和文艺界确有一些关系和牵连。”梁晓声说。

梁晓声说，他个人不会猜测谁是“大老虎”，更不知道朋友们私下做了什么事。但他比较相信中纪委，相信文艺界现在有问题。

一些当代书画家作品比齐白石的还贵

一位曲艺界人士在行内行走江湖多年，他感觉，在“著名书法家和音乐家等文艺圈人员被划入调查对象”后，很多人睡不好了。

“很多人可能没有直接去腐败，但都在灰色地带‘膨胀’过。”这位人士表示。

这几年，书画界“膨胀”过的一些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价格，甚至高于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

一位相声演员曾调侃一位书画家，“你现在的画，卖到70万一平尺，你觉得很贵么？那说明你现在还不是个艺术家呢，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艺术是无价的。”

“这些书画，普通百姓是买不起的，甚至欣赏不到，持有者们大都是掌握权力与资本的人，他们同时也是最有声音、最有发言权的，他们不会让书画的价格掉下来。”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艺术市场飙高的售价，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曾经有过些许不淡定，因为他不是专职的书法家，而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的字，根本不值那么多钱，我受不了。”欧阳中石曾私下对一位熟识的记者说。

但很快有人圆场说了相似的话：“先生，您的画值那么多钱，因为文化是无价的”。

(上接A08版)

与山西煤商合作拍的电影

至今没上映

熟悉黄宏的一位曲艺界人士告诉记者，指责黄宏没有下工夫认真对待今天的院线市场，其实有些偏颇。因为一向敬业的黄宏为了市场，已开了许多次“小差”，甚至告别了老本行。

2013年初，黄宏与兄弟单位共同推出被称作电影春晚，明星班底堪比《建国大业》的贺岁片《越来越好之村晚》。为了电影《越来越好》的档期，黄宏缺席了蛇年春晚小品《越来越好》，这成了他连续参加23届央视春晚后，第一次开了“小差”。

但几十年积攒的舞台表演经验并没有被黄宏如愿复制到银幕上，这部电影被观众吐槽为“不说人话的农村电影”。

这部堪称大制作的影片，首周全国票房成绩仅有800多万，仅仅是同档期周星驰《西游·降魔篇》票房8540万的十分之一。在当年贺岁档云集了《一九四二》、《一代宗师》、《十二生肖》、《人再囧途之泰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影片中，《越来越好》甚至在电影市场统计中消失。

2014年，黄宏又婉拒了哈文的邀请，还是没有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为黄宏创作小品的“御用”编剧张振彬也闲了下来，忙着为其他表演艺术家创作作品。

“他一直很纠结，如果他是一个演员，他当然还是特别想上春晚，但是作为一个厂长，他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厂里的工作、创作上，厂里方方面面的事情上。”郁钧剑曾这样评价。

但黄宏的一位朋友透露，因为连连出不了好作品，黄宏干厂长干得很焦虑，心思早已不在小品上了。

“艺术是张扬自我，而领导需要牺牲个性，包容共性。”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孙立生说。

2013年3月14日，全国两会期间，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出面，晋煤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全

最近，一则“中纪委扩大调查范围，将著名书法家和音乐家等文艺圈人员也划入了调查对象”的消息盛传于民间与圈内。一时间，谁会“中枪”的猜测，让曾经喧嚣的文化圈一下安静下来，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利剑”落下，心里的“石头”方能落地。

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孙立生说，如果不让一些人战战兢兢，他们就不会节制，就不会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自己是谁。

本报记者 张榕博



以往有些人买艺术品不是看本身价值，而是看艺术品的作者是谁。（资料片）

反腐下的文化界众生态：

“膨胀”过的 这些天都睡不好了

上万家演出公司倒闭或停业

文艺界也曾“膨胀”过，在深受观众喜爱的笑星黄宏、黄晓娟、姜昆等多位艺术家从政后，人们便很少看到他们的新作了。正军级歌手阎维文没有从政，而是当上了北京某演艺公司的艺术总监，还有一些部队文艺工作者，在网上有经纪公司与出场费。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位刚刚取得行政头衔的曲艺界演员在北京某知名饭店开了一家艺术工作室，工作室里挂着多幅名家字画，还有许多机关按钮，打开按钮，隔墙或屏风一转，才能看到他与高层亲属合影的照片。

“挂这种东西与自己本行的艺术有关系么？”这位业内人士表示，一个艺术家，可以把把自己全部的内心向观众敞开。但如果艺术家没有真材实料，那就只能依靠炒作，或是攀附权力。

据报道，去年12月张曙光情妇罗菲受贿198万

余元被判5年，而罗菲正是铁路文工团的一名女歌唱演员。富豪张新明为巴结原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曾斥资500万赞助与申关系暧昧的女歌手演唱。

相传多年前，侯耀文曾带领中国铁路文工团去某市走穴，刚开始市场化运作，商谈的是如果郭德纲参加，文工团演出市场价格为25万。但后来通过权力渠道，郭德纲没来，文工团的演出价格反而多了10万元。

而在文艺界反腐风暴悄然启动后，许多非市场化演出需求骤然减少。据统计，国内数十万家演出公司，已有上万家因此倒闭或者停业。

“现在他们的心态有一点像房地产商，不知方向往哪里走，他们也不知道，中纪委或者王岐山会从哪里杀出来，抓住他们小尾巴。”一位圈内人士说。

而孙立生认为，不管反腐还是文艺新风，“习近平总书记其实就是强调文艺工作者们做到两个字：回归。”

国人大代表刘建中，与全国政协委员黄宏在两会外坐到一起，商讨晋商电影《风雨日昇昌》的合作事宜。

对于商业片、宣传片的“鸡蛋”，黄宏没有拒绝，甚至非常高兴。他当场表示，一定会组织精兵强将，把这部作品拍成一部精品，为山西的文化产业发展尽心尽力。参与单位之一的北京司麦奥公司知情人士尹先生告诉记者，这一影片前期投资约在5000万元以上。但黄宏争取来的并不是整部影片的拍摄，而仅仅是使用八一厂的编制。

在黄宏卸任前，反腐风暴先刮到了山西，刘建中被罢免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同时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这部电影也至今没有公映。

据统计，黄宏来到八一厂后，陆续出品过十部影片，但大多数电影都没有他以前演的小品出名。

有一次，黄宏曾激动地说，他一直喜欢八一厂，喜欢这个品牌，这个团队。后来，他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是，“我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

“好像戴上了面具，干得很累”

多年前，与黄宏一同合作小品的黄晓娟曾在巅峰时期淡出，参加成人高考，求学于辽宁省文化艺术大学，为日后从政铺平了道路。对此，黄晓娟没有后悔。

但从两会会场匆匆赶回八一厂接受卸任通知的黄宏，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在有关黄宏去向的各种传言疯传期间，歌手韩红也被传出申请辞去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一职的消息，但随后被证实“不属实”。

专栏作家阎兆伟发现，曾经与黄宏大约同时期从政的军队演员们，如今已有多人受军中“文艺新风”和“打虎”的牵连。但“这些传闻，现在已经真假难辨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军事法学专家丛玉胜说，如果是军人违纪，便交由军纪委处理，如果涉嫌违法，则国家法律同样适用于军人。

“不过，军纪委调查的一些案件，经过核实，不构成犯罪的，便不向检察机关移交，只进行军纪处分，或撤职，或降级。”丛玉胜说。

对于好友刘斌被查的传闻，黄宏曾向一位友人提及，“听口气，黄宏的情绪很低落，只说了一句：‘刘斌不干了’。”这位友人说。

如今，传闻轮到了黄宏，许多与他熟识的朋友只能是猜测和担心。

孙立生对此十分惋惜，他说，黄宏在台下是一个很矜持的人，在台上却能放开自己。但如今感觉他像是戴上了“面具”，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干得很累。

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认为，文化圈内有些艺术家当了干部，忘了业务，离开群众越来越远。“你作为一个业务干部，干不过那些搞理论、搞政治的干部。习总书记说，要我们‘回归自然，要接地气’，就是要我们记住，别忘了本职！”刘兰芳说。

其实，早在1946年，科学家华罗庚就曾说过相似的话：“在中国，科学与政治无法分开，但中国科学家一定要努力将科学与政治分开，否则难有成就。”

对于这些，黄宏在卸任前似乎已有所悟。在赵本山声称“我就是个演员”后不久，3月5日，黄宏最后一次公开受访时曾坦言，他当兵43年，现在还在唱，还在写，还在演。他双眼含泪时并非当上厂长的瞬间，而是1998年站在决口堤坝的前线。

黄宏承认，宣扬主旋律也有不好的作品，征服不了人的。“从艺术上谈，不能用生硬的概念化的东西代替主旋律，而是要‘润物细无声’。”

或许只有那时，钉鞋的大爷、擦皮鞋的保姆、拿着奥运门票的老农、背着“海南岛”和“少林寺”的孩他爹等角色，才能胜过“打鸣下蛋”的院线大片。